

## 39 重返中原

四月十九日，韓復榘自華陰回到陝州即決定脫離馮軍，同時打電話與坐鎮南陽的石友三聯絡。石毫不猶豫地表示願與韓一致行動。

北伐結束，編遣會議後，石友三部縮編為陸軍第二十四師，石任師長，副師長秦建斌，參謀長唐邦植，轄三個步兵旅（七十旅旅長過之莊、七十一旅旅長許長林、七十二旅旅長李殿林）、三個炮兵團（山、野炮團團長毛龍江、輕迫擊炮團團長王致義、重迫擊炮團團長王茂青）、一個工兵營（營長孫雨成）和一個手槍營（營長陳治邦）、一個騎兵營、一個通訊營，兵員約二萬五千人，駐防河南南陽地區。

「討李之役」時，石友三師歸第三路總指揮韓復榘節制，由南陽挺進襄樊，戰後石師返回原

防。不久，馮玉祥欲聯閻反蔣，將西北軍易名「護黨救國軍」，石任第三路總指揮，下轄第二十四師（石友三）、第二十六師（田金凱）和第二十九師（張允榮），共二十八個團，約五萬人。

石友三再次與韓復榘聯手脫離馮軍，究其原委，有如下數端。

石友三在綏遠一度投晉，歸隊後所部發生的一系列人事變動令石生疑。首先，石部韓德元師被改編為馮玉祥的衛隊師；石部駐防平涼時，石的愛將、師長張凌雲以「紀律廢弛」被馮解除兵權，調總部任閒職，隨即又以張「視部屬及槍械為私人財產」，被馮鐮解西安監禁；石部參謀長張隆華被馮撤職，代之以馮的高參李秉璿，無異於派來一個「監軍」。如此等等，在石看來，馮玉祥對他已不信任，再幹下去沒意思了。

石敬亭也是石友三的冤家對頭。當年國民軍兵敗南口，軍紀蕩然，石友三在包頭整飭軍紀，槍斃了一個籍姓團長，此人正是石敬亭的外甥，二石由此結怨。石敬亭是馮玉祥親信，又常在馮的左右，屢屢向馮進言，說石友三不可靠。石友三深恨之，又無可奈其何。

北伐期間，馮玉祥命石友三歸孫良誠指揮，孫在兵力配置上有意將石部分割使用（實際是馮



第二十六師師長田金凱

的意圖)，以石部丁漢民第六師歸孫部梁冠英第二師指揮，以師長指揮師長；將許長林第九師拆開，以許師袁德性第二十五旅歸石指揮，以許師高群英第二十七旅歸孫指揮。石對許說：「孫的這種用兵法，就是對我的不信任！」

鄭州會師後，馮玉祥因經濟困難，發行軍用流通券充貨幣使用，但在市面上不受歡迎。石友三就此事電告馮。馮覆電：「我就是窮小子，你看誰有錢就跟誰去。」顯然，馮還沒忘記石一度投晉的事。

在討「靳（雲鵬）之役」中，石友三繳獲重武器甚多，本想用以補充所部第九師，電馮請示，未獲批准，令將所繳獲武器全部交孫良誠，覆電中還有一句很傷感情的話：「你留這些武器是存什麼心？」石將電報拿給孫連仲看，一邊說：「總司令對我這樣不放心，我還怎麼幹下去！」（註一）

石友三與其參謀長李秉璿關係十分緊張。一次，李在行軍途中，適逢大雨，不慎從馬上跌落在地，滿身泥汙。李打罵馬伕，責其不用心牽扶。馬伕不服，反唇相稽。李訴之於石，意欲嚴辦。石謂：「一個參謀長和馬伕打架，真是笑話！一笑置之。李惱羞成怒，辭職而去，途中被石派人追殺。事後，馮玉祥曾追問李下落，石推說不知去向。」（註二）其實馮心知肚明，只因戰爭期間，正

（註一）許長林：〈馮玉祥部隊的沿革概況〉，《西北軍集團軍政密檔》，第四十頁。

（註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大事記》，第一百二十九頁。

是用人之際，遂不了了之，但這件事在馮、石之間留下陰影。

北伐期間，馮軍四大戰將「韓、石、二孫」（韓復榘、石友三、孫良誠、孫連仲）、三大主力（孫良誠部、韓復榘部、石友三部）之領軍人物，除石友三外，都當上總指揮；戰後，又都成為省主席，「就連沒有帶兵，沒有立戰功的石敬亭也代理過山東省主席」（鄧哲熙語），唯獨戰功赫赫的石友三被冷落在一邊，不忿之情，可想而知。

當初石敬亭調任總參謀長，所遺之第五方面軍總指揮職，韓復榘曾力保石友三繼任，但馮玉祥不知出於何種考慮而未准，逕委與張維璽。

四月二十二日，石友三與韓復榘等聯名通電：「主張和平，擁護中央」，正式宣布脫離馮軍。二十三日，蔣介石覆電嘉獎韓、石，任命石友三為第十三路總指揮。二十五日，石電蔣介石，再次表示服從中央，「宣勞黨國，以報殊恩」。

二十七日，石友三在南陽召集二十四師旅、團長開會，決定與韓復榘部一致行動，全師集中南陽，向許昌前進，接應韓軍，並發表通電：「遵將所部集中南陽，與韓總指揮一致行動，主張和平，擁護中央。」是日，韓軍在黑石關受阻，分道向鄭州、開封進發，有人稱之為「石整韓零」。

石友三師在南陽集合完畢後，二十九日向許昌進發，第一天到方城，第二天至葉縣，第三天抵襄城，第四天，即六月一日到達許昌。石友三通電稱所部已集中許昌，並於本日在許昌防次就第十三路總指揮職。

石師開跋前，石友三先派參謀處長柳建夫率兵一部直趨禹縣迎韓復榘至許昌。三十一日，石趕到許昌，與韓復榘晤談，當晚韓即乘火車赴鄭州。

石師到達許昌不幾天，錢大鈞即奉蔣介石之命，自漯河來到許昌勞軍並檢閱石部。

掩護馮軍西撤，尚滯留在開封的馮軍騎兵第二師師長兼開封警備司令席液池於五月三十一日親赴鄭州，向韓復榘報到。六月八日，席電請所部歸韓節制，旋即就任韓部第三路軍騎兵師師長兼開封戒嚴司令。因之各報皆謂此次舉事者為「韓、石、馬、席」；馮玉祥在他的日記裡亦稱之為「韓石馬席事件」。

席液池，字硯農，一八九三年生於直隸省鹽山縣，行伍出身，一九一三年入伍，在馮玉祥營當兵，也算是「老二營」的人。第十六混成旅初駐防湖南常德時，席任三團（張樹聲）二營（石友三）第六連連副，韓復榘時任三團一營營長。三團團長張樹聲是騎兵出身的軍官，這與席嗣後成為騎兵將領不無關係。席與他頂頭上司二營營長石友三從此結緣。一九二一年馮旅擴編為師，席升任二十一旅（李鳴鐘）四十一團（孫良誠）第一營（石友三）連長。一九二二年，馮軍「南苑練兵」時期，席任第八混成旅（李鳴鐘）旅部參謀、副官，石友三時任該旅第一團團長。「北京政變」後，席在第六師（李鳴鐘）第八混成旅（石友三）任營副。「國民軍」改編為「西北邊防軍」後，席升任騎兵第一師（張樹聲）第一旅（王鎮淮）團長，從此開始他的騎兵生涯。嗣後，席先後擔任騎一旅旅長、騎二師師長、騎二軍軍長，北伐期間，配合孫良誠、石友三在山東作戰。



北伐結束後，全國部隊編遣，席部不在國軍正式編制內，後在馮軍內部被編為騎二師。

至於席液池為何在「養電」上列名，而後又為何接受韓復榘節制的問題，按席本人事後的說法，前者是被冒名、後者是被挾迫。

韓復榘、石友三等通電脫離馮軍時，第二十九師張允榮部尚在河南駐馬店。

編遣會議後，劉汝明的第二軍與韓復榘的第十四師縮編為第二十九師，以劉為師長，原第十四師師長曹福林為副師長（劉與曹後結為親家）。由於原第十四師是馮軍最精銳的部隊之一，雖然新成立的第二十九師三位旅長（李曾志、閻尚元、馬玉田）及部分團長（陳新起、李金田等）是二軍的人，但團以下初、中級軍官及士兵大都是原十四師的人，可以說，第二十九師是以原第十四師為主體，曹雖為副師長，卻是軍中舉足輕重的角色。

由於一度新貴向老將爭權，繼韓復榘之後，劉汝明也丟掉了兵權，二十九師師長由程希賢擔任。程也是老將，只是個過渡，很快就換成了「新派」人物張允榮。

張允榮，字省三，一八九六年生於直隸省欒縣，行伍出身，一九一四年入北洋陸軍第五師第四混成旅當兵。一九一六年，第四混成旅入川與護國軍作戰，部隊被打散，張投奔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先後被馮任命為旅部司書、軍需官、副官、副官處長，一直在馮的左右的，是馮親信中的親信。「五原誓師」後，馮仿效蘇聯的「肅反委員會」，在軍中成立權力很大的內防處，張為第一任處長，足見馮對張之信任。北伐期間，馮軍後勤供應全靠甘肅，但仍不敷需求，馮對時任甘

肅省主席的劉郁芬屢有責難，並派張到蘭州任省財政廳長，助劉一臂之力。張以「欽差大臣」自居，頗指氣使，架子很大，連省主席也要讓他三分。張非軍校出身，亦不年輕，恆「以新派自命」（劉汝明語），好出大言。西北軍人戲稱他「文不文，武不武」。

張允榮調任二十九師師長後，為掌控兵權，對團以上軍官「大換血」，將劉汝明手下的三位旅長統統撤職，換上榮光興、李漢章、喬立志，團長也換了一大批。巧的是，新上來的旅、團長，大都是韓復榘的舊部，而這些人並不買張的帳。軍需出身的張既不會帶兵，也沒打過仗，在軍中成為官兵笑罵的對象，毫無威望可言。

副師長曹福林在北伐「彰德大戰」中，身負重傷。北伐結束後，全國軍隊縮編，曹被調離韓部，任第二十九師副師長。曹是西北軍宿將，韓復榘的老部下，二十九師的核心人物。

韓復榘在洛陽舉事後，曹福林在駐馬店召集幾位旅長、團長一商量，便甩掉張允榮，拉上隊伍北上開往漯河，向鄭州靠攏，與韓部會合。其間只有二十九師原劉汝明舊部六千餘人（約占全師三分之一）在陳新起、李金田率領下西開，取道南陽，找劉汝明去了。

六月十二日，曹福林率二十九師到達漯河，奉令擔任第三路軍（韓復榘）第二十九師師長。是日，曹電謝國府獎勵。

六月九日，馮軍宿將程希賢率手槍隊一營自洛陽來到鄭州投奔韓復榘。

程希賢是與孫良誠、劉汝明、佟麟閣等同時、同地入伍的「老二營」的兵。第十六混成旅駐

防湖南常德時，程與韓復榘、孫良誠、石友三、孫連仲等同為營長（程為工兵營長），只是「北京政變」後，程與諸袍澤在軍職上拉開距離。韓復榘任第一師第一旅旅長時，程任該旅特務團團長；韓任第一師師長時，程任該師第二旅旅長；「五原誓師」後，韓任第六路司令官，程任韓軍第十四師師長。韓與程的關係與其說是上下級，不如說是朋友。北伐期間，程被調離韓部，在鹿鍾麟軍任第六十八師師長。北伐結束後，部隊編遣，程被任命為第二十六師師長，後與劉汝明對調，任第二十九師師長，旋即二人均被「新人」頂替而失去兵權。不久，劉被任命為特務師師長，雖說是虛職，畢竟還有個「師長」的名義。相比之下，程就慘多了，只掛了一個「洛陽警備司令」的虛銜，他能指揮的部隊只有一個手槍營！

程希賢到了鄭州並沒有加入韓復榘部，而是跟石友三去了，畢竟程與石的關係更進一層。

當韓復榘在洛陽發動，石友三部向南陽集中時，歸石節制的第二十六師田金凱部亦由荊紫關向南陽靠攏，五月三十日抵南陽，繼而又向方城、舞陽一帶運動，原擬與韓、石一致行動，後因韓部在黑石關受挫，又改變初衷，意存觀望，最終還是決定留在馮集團內，率部向潼關轉進。

田金凱（一八九四—一九六二），字捷三，河南省偃城縣人。一九一三年九月，剛升任團長的馮玉祥在偃城招兵，田與吉鴻昌、梁冠英、程心明、魏風樓、趙廷選、雷太平、喬立志、李團沙等同期入伍。這些人是馮軍中的「河南幫」，日後都成為馮軍的高級將領，田與吉、梁、程、魏等都一度擔任軍長。「南苑練兵」期間任第二十五混成旅（宋哲元）手槍隊長；「南口大戰」時任第六



師(石友三)第十七混成旅(張凌雲)第五十團團長，是石的嫡系軍官；「五原誓師」後任騎兵第一師師長，駐綏遠，歸第六路司令官韓復榘節制；北伐結束、部隊編遣後，田接替程希賢擔任第二十六師師長；「討李之役」期間，田師再次歸第三路軍總指揮韓復榘節制；韓發動「甘棠東進」前，田師歸「護黨救國軍」第三路總指揮石友三轄制。由此可見，田被列名「養電」也不足為怪。

奇怪的倒是「河南人民自衛團」(民團)總團(相當旅)團長韓多峰不知何故，突然在開封宣布接受韓復榘的節制。

韓多峰早年在馮軍中也是赫赫有名的「十三太保」之一，直到擔任旅長之前，與韓復榘、孫良誠、石友三、孫連仲等相比，至少在軍階上還是平起平坐。但後來馮玉祥發現韓多峰的特長在於嘴勤、腿勤，是個當副官的材料，唯獨不能帶兵打仗，因此在他官至旅長(南口大戰時任第四十混成旅旅長)之後，再難以升遷。「五原誓師」後，馮量才而用，調韓多峰到總部處理日常雜務。北伐期間，馮又派韓多峰到河南編練民團，從此辦民團便成了他畢生的事業。韓多峰脫離馮軍，追隨韓復榘，是否與遭馮之冷遇有關，有待進一步核實。不過照韓多峰自己的說法則是被韓復榘「裹挾」進去的。

馬鴻逵於五月二十九日率部到達鄭州，並於當日發表通電，聲明擁護中央，與韓復榘一致行動。馬部將駐鄭州之馮軍梁冠英師工兵營繳械。是時到達鄭州的韓軍只有第五十九旅之一部，其他各部尚在東進途中。馬為安全計，復率部向南移至平漢線上的薛店，與進至許昌的石友三師靠

擁，互為依託。

韓復榘五月三十一日到達鄭州時，分途而進的第二十師各部亦陸續到達鄭州。韓派火車馳薛店，接馬鴻逵師返鄭州。是時被阻於黑石關以西的馬部騎兵旅也自密縣趕到鄭州。

國民政府將馬鴻逵師及甘肅馬廷驥師合併為第十五路軍，馬廷驥任總指揮，馬鴻逵任副總指揮。翌年三月，馬鴻逵升任總指揮。馬廷賢、馬仲英為縱隊司令。

韓復榘在鄭州立住腳跟，即派五十九旅開往汜水，向西保持警戒。

六月一日，韓復榘召集鄭州商民代表開會，並布告安民。

鄭州警備司令原是孫良誠部旅長薛家賓，韓部抵鄭後，薛棄職西遁，韓命馬鴻逵繼任。韓復榘對被阻於鄭州的薛旅概不留難，一律放行。只因韓部第五十九旅尚在鄭州以西的汜水執勤，為防止薛旅通過防區時發生意外，乃令薛旅交出武器，徒手返回建制，這也算是韓對孫的投桃報李吧。

馮軍有三列鋼甲車滯留在鄭州車站及鄭州以西，鋼甲車司令韓占元棄車潛逃。韓將三列鋼甲車組成鋼甲車部隊，任命戴鴻賓為鋼甲車部隊司令。

六月七日，南京政府代表賀耀祖及第六路軍總指揮方振武抵鄭州，韓復榘假中國銀行招待所設宴為賀、方接風，以盡地主之誼。是晚及次晨，賀、方與韓復榘、石友三、馬鴻逵在鄭州韓之司令部會晤，討論河南善後及布防問題。

八日下午，韓復榘之代表馬鴻逵、石友三之代表關樹人偕同賀耀祖、方振武離鄭赴南京。十

日晚，蔣介石在南京私宅宴韓、石代表，賀、方及魯滌平作陪，席間對解決馮玉祥辦法有所討論。九日，蔣又單獨召見韓之代表馬鴻逵談西北軍事。馬代表韓向蔣明確表示不願與馮軍兵戎相見。儘管如此，南京方面仍於十三日對韓提出三項方案供其選擇：一、韓赴南京任軍政部長（即年前馮玉祥在南京所任職務），所部另由其部將代為指揮討逆；二、所部調赴山東，任討逆後方事宜；三、率部積極西進，肅清馮軍。同日，馬派人回鄭州，向韓報告在南京接洽情形。韓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第二項方案。

錢大鈞代表南京政府帶兩列鋼甲車赴豫，慰勞並檢閱韓復榘軍及石友三軍。交韓軍五十萬元軍費、軍衣二萬套、步槍三千支、各種炮彈若干。

韓復榘到達鄭州不到兩週時間，所部第三路軍經整頓、兼併與補充，已初具規模，下轄二步兵師、一騎兵師、一炮兵團、一迫擊炮團、一手槍團及一鋼甲車隊，約五萬餘人（一九二九年八月，第三路軍呈報南京軍政部：第二十師有中將兩員、少將四員、校官一百七十六員、尉官一千一百八十員、目兵二萬二千三百五十三員，共計二萬四千七百一十五員。第二十九師有官佐一千一百六十四員、士兵一萬六千五百四十五員，共計一萬七千七百一十員。兩師總計四萬一千〇六十二員。）

二十師是韓復榘最嫡系的部隊，由孫桐萱任師長；二十九師是第三路軍的主力部隊，由曹福林擔任師長；原二十師騎兵團並入席液池騎兵師，改稱第三路騎兵師，由席擔任師長；「河南人

民自衛團總團」編成一個民團旅，由韓多峰任旅長；原二十師炮兵團在東進途中被梁冠英師繳械，新建炮兵團的火炮是由二十九師炮兵團調配的，仍由李軒德任團長；原二十師手槍營擴編為手槍團，由雷太平任團長；新建的鋼甲車隊由戴鴻賓擔任司令。

### 國民革命軍第三路軍

總指揮 韓復榘

參謀長 李樹春

秘書長 張紹堂

副官長 陳友賢

參謀處長 李宗弼

軍需處長 王向榮

軍務處長 賀粹之

軍法處長 王金鑾

軍械處長 劉克俊

軍醫處長 王如錫

### 第二十師

師長 孫桐萱

參謀長 王愷如

第五十八旅

旅長 展書堂

第五十九旅

旅長 徐桂林

第六十旅

旅長 萬國楨

工兵營

營長 江保元

第二十九師

師長 曹福林

參謀長 王士琦

第八十五旅

旅長 李漢章

第八十六旅

旅長 喬立志

第八十七旅

旅長 榮光興

獨立團

團長 甯純孝

工兵營

營長 楊豈明

騎兵師

師長 席液池

第一旅

旅長 張德順

第二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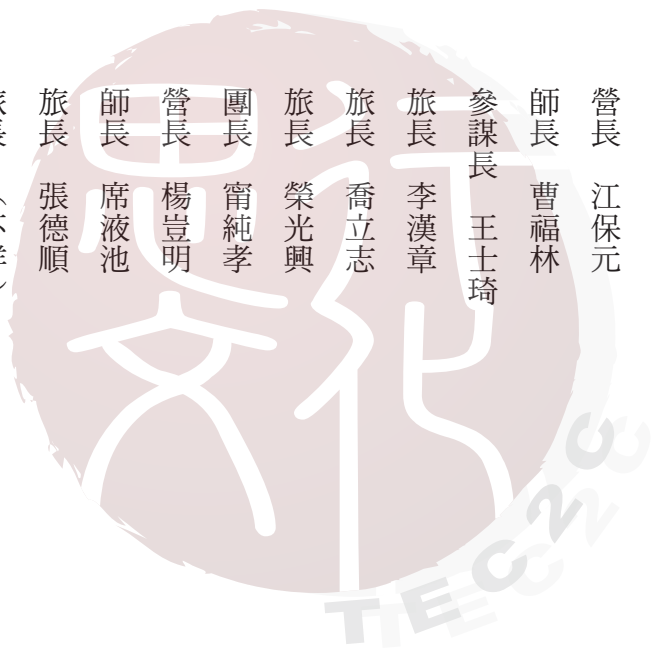
旅長 (不詳)

步兵團

團長 史慶棠

民團旅

旅長 韓多峰





手槍團 團長 雷太平

炮兵團 團長 王毓璋

迫擊炮團 團長 張樹林

鋼甲車部隊 司令 戴鴻賓

「北平」號鋼甲車隊 隊長 孟憲德

「泰山」號鋼甲車隊 隊長 張廷憲

「和平」號鋼甲車隊 隊長 (不詳)

六月三日，孫良誠率所部自洛陽返回陝州。未幾，龐炳勳部亦於十日撤出洛陽，退往陝州。韓復榘第三路軍前鋒十一日進駐洛陽。

是時，韓（復榘）、石（友三）、馬（鴻逵）三軍互為依託，實際控制著豫省北至黃河，南至漯河，西至洛陽，東至開封的一大片地域。

六月二十日晨，韓復榘乘鋼甲車離鄭赴汴，石友三、馬鴻逵亦隨車同行。鋼甲車只掛五節車廂，韓復榘等一行乘坐第三節車廂，最後一節是敞篷車，上面載著他落滿征塵的汽車。

上午九時，鋼甲車緩緩駛進開封車站，到站迎接的有河南省代主席張鈞、騎兵師師長兼開封警備司令席液池、河南人民自衛團總團團長韓多峰等眾多軍政官員及各界代表。

鋼甲車進站時，滿面滄桑、神色凝重的韓復榘佇立在車門口，向迎接的人群致軍禮。車停穩後，韓下車與眾人一一握手，連聲說：「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旋即驅車直往省府。

翌日上午，韓復榘在省府禮堂召集軍政人員講話。他首先說明此次東進行動的宗旨與起因，接著又講述自己在省府當一名「空頭主席」的尷尬與無奈。他說：「儘管馮先生是這樣待我，我心裡並沒有什麼。這次去華陰本來想把心裡話說一說，讓馮先生有所瞭解也就算了，多年的長官部下有什麼呢？誰知一見面，馮先生就把我罵個狗血噴頭，叫你不能開腔。我想這樣下去是沒有好結果的。我這次回來是迫不得已。」他最後說：「今後只要於國、於民、於團體有利，赴湯蹈火，我都不辭。大家都是多年老弟兄，請放心，我姓韓的一定對得起大家！」（註三）

韓復榘回到開封後，首先取消「河南人民自衛總團」的名義，另成立「民團局」，以其摯友、西北軍宿將谷良民任局長，不久又以谷從山東曹州帶過來的魯西民團旅與韓多峰的河南民團旅為基礎組建一支正規軍，即「第一混成旅」，以谷為旅長。如此，韓之第三路軍就成為擁有三師（二步兵師、一騎兵師）、一旅、二團的一支武力。

谷良民是韓復榘在民初「老二營」時期就結識的老朋友，行伍出身，早年為馮玉祥的傳令兵；討伐張勳後，谷任馮旅第一支手槍隊隊副；一九二二年，馮旅擴充為第十一師，谷任馮衛隊團之連長；馮軍「南苑練兵」時，谷任第七混成旅（張之江）手槍隊長；「北京政變」後，任第十一師（宋

（註三） 陳紹岳：〈開封訴苦〉，《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三十九頁。

哲元)第三十一旅(佟麟閣)第九十一團(張瑞堂)營長；一九二六年一月，任第十一師(佟麟閣)第三十一旅(張瑞堂)第九十一團團長；八月，任第十一師(佟麟閣)第三十一旅旅長，隨部隊進入甘肅剿匪。北伐開始後，谷奉命赴豫東招募新兵，組建補充旅，隨孫良誠第一方面軍在山東作戰。一九二八年初，谷部擴編為暫編第二師，谷任師長。北伐結束後，全國軍隊編遣，谷任山東曹州鎮守使兼魯西民團旅旅長。馮軍西撤，谷率部至豫東，回應韓復榘東進行動，接受韓節制。

谷良民魁梧其身、慷慨其性，是位標準的山東大漢，在西北軍中以忠誠篤實、宅心仁厚著稱，在戰場上卻是異常勇猛驍悍，山東土匪只要聽說谷師長親自帶兵進剿，無不聞風喪膽！

谷良民擔任第一混成旅旅長，使韓多峰統領正規軍的夙願完全破滅，儘管韓復榘欲請他繼續編練民團，但他已去意彌堅，終於九月的某一日悄然離汴，回到馮軍。至於中原大戰後，韓多峰去山東，那是他第二次投奔韓復榘了。

韓復榘到汴後，當地商會告發席液池在汴「濫徵糧秣及軍事捐」<sup>(註四)</sup>，韓免去席職，以席部旅長張順德接任騎兵師長；以總部前副官長汪明元任副師長兼騎二旅旅長；以總部現任副官長陳友賢任騎一旅旅長，韓文秀接替陳任總部副官長。席去職後跑到山西，向馮玉祥訴說「在汴受壓迫情形」。<sup>(註五)</sup>

(註四) 馮玉祥：《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三日。

(註五) 馮玉祥：《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席液池、韓多峰回到馮玉祥那裡，無論如何解釋也是枉然。席液池請假回北京養病；韓多峰還不肯走，繼續留軍中打雜。

韓復榘發動的「甘棠東進」是民國史上的一件大事。曾擔任西北軍總參謀長，也是韓復榘的「死對頭」石敬亭晚年在臺灣曾對人講：「韓先生在馮先生眼裡是一個寶，一員愛將，但如果沒有韓向方後來的『甘棠東進』，中國的歷史也許就要改寫了。」（註六）

一次偶然的衝突，造成了多年積怨的總爆發，韓復榘發動的「甘棠東進」是西北軍的一場大悲劇，它改變了幾十萬西北軍人的人生軌跡——其中也包括馮玉祥和韓復榘。

按現在的主流說法是：「討李之役」期間，韓復榘在漢口被蔣介石「收買」，因此才有後來的「甘棠東進」。這種說法值得推敲：

設若韓復榘果真被「收買」，蓄謀脫馮入蔣，那麼——

韓復榘既然準備「投蔣」，為什麼還要犯顏直諫，竭力阻止馮玉祥的西撤計畫？馮軍西撤不西撤跟他「投蔣」有什麼關係？在勸阻無效之後，韓進而向馮請纓，願率十萬健兒直取武漢？如果馮准其所請，韓還「投蔣」不「投蔣」了？

韓復榘在自武勝關北撤途中，為什麼還要破壞平漢線之隧道、橋樑，自毀與蔣軍聯絡之交通線？

韓復榘既然要「投蔣」，為什麼不在距蔣軍較近之豫南或鄭州舉事，非要撤至豫陝交界之陝

（註六） 傅瑞瑗：〈韓復榘舊事〉，《縱橫》第四十四期，第三十三頁。

州，再甘冒前堵後追之巨大風險東進？

韓復榘為什麼不在「計畫內」的最佳時間，冷靜、從容發動，而非要在華陰會議上受到「計畫外」的羞辱之後，於衝動中倉促舉事？

既然要「投蔣」，事先就應嚴守秘密，韓復榘為什麼在舉事之前兩天先對馮玉祥的副參謀長陳琢如說：「我不能幹了。」第二天又跟劉汝明打招呼：「我要開小差不幹了！」莫非是怕馮責他不辭而別，沒風度？

答案其實只有一個，「甘棠東進」是西北軍內部積蓄已久的矛盾，被突發事件激化的結果，與外人無涉。

如果說，韓復榘發動「甘棠東進」是蔣介石「收買」的結果，那麼兩年前（一九二七年五月），韓在潼關離隊出走又是誰「收買」的？

其實，「收買」一說，最早還是源自西北軍內部。韓復榘為什麼要脫離為之服務多年的團體？舉凡西北軍人皆知肚明，軍中某些人之所以極力散布「收買」論，無非是要掩飾矛盾，把西北軍最終解體的悲劇歸罪於「魏延再世」，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罷了。

有人說，韓復榘不願西撤是怕丟了河南省主席的烏紗帽。當年韓在潼關隻身離隊出走，連重兵在握的軍長都不想幹了，還會把那個兩頭受氣的「空頭主席」當回事？

又有人說，韓復榘發動東進是怕到西北吃苦。西北再苦，苦的也只是當兵的和老百姓。以韓



在西北軍中的地位，即使到了西北又能苦到哪裡去？

位居馮軍文官第一把交椅的薛篤弼認為：「韓、石叛變並非反馮，實因與石敬亭有隙，才逼上梁山。」<sup>(註七)</sup>而曾任馮軍副師長，後又擔任馮玉祥隨從多年的王贊亭則認為：「馮與韓的矛盾不是政治主張的不同，而是韓不滿意馮的家長式統治。」<sup>(註八)</sup>

二人看法不盡相同，但都認為是西北軍內部的人事摩擦，自己「鬧家務」。

曾在馮軍總政治部擔任組織處長，同時也是一位歷史學家的簡又文關於韓復榘脫離馮軍之原因，曾有這樣一段記述：「余過濟南訪韓時，敘及舊事，他親口對我斤斤申說的，並毫不自諱地承認當年的行動，殊非受了南京方面運動而背叛馮氏，只因為環境所迫，無路可走，為自求生路計，不得不歸順中央而已。」<sup>(註九)</sup>

在當時的大環境下，韓復榘要脫離馮集團，並能繼續生存下來，只有加入蔣集團，別無選擇。應該說，韓是因為要脫離馮集團才加入蔣集團的，並非是要加入蔣集團才脫離馮集團。這一因果關係且勿顛倒了。

(註七) 張文強：〈閻馮聯合倒蔣的前前後後〉，《文史資料選輯》。

(註八) 王贊亭：《跟隨馮玉祥二十餘年》，第一百〇一頁。

(註九) 簡又文：《馮玉祥傳》，第三百三十頁。